

从边缘叙事到文化工业： 中国科幻网文的产业跃迁与隐忧

黄宇豪*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摘要] 近年来，中国科幻产业的发展势头表现强劲。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 21 世纪初的科幻网文，经过 20 多年的技术迭代、文学自律与产业协同，实现了从边缘化的网文类型到大众化的文化产品的转型。在跻身主流文化的过程中，由于深度介入现实的科技经验，科幻网文被视作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审美回应、书写“中国故事”的意识形态载体。近年来，在多方社会力量加持下，中国科幻网文“创作—改编—衍生”的产业链条已然成型，成为当代文化消费的重要板块。这既是其文化生产的工业化实践，又预兆着产业内部可能出现的危机。

[关键词] 中国科幻 网络文学 文化产业 新大众文艺

[中图分类号] I207.42; G12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957/j.cnki.kpczpl.2025.04.010

2015 年以来，受科技现实与文化政策的双重驱动，科幻在中国经历了从亚文化到主流文化的蜕变。这一过程肇始于小说《三体》斩获第 73 届雨果奖，而后，以电影《流浪地球》系列狂揽百亿票房、网文《诡秘之主》（爱潜水的乌贼，2018）在全球的现象级传播等标志性事件为节点，到如今，涵括阅读、影视、游戏、周边产品等诸多面向的中国科幻产业正在蓬勃发展。相关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 1132.9 亿元，2024 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到 1089.6 亿元，连续两年保持“千亿级”规模，

9 年间总营收增长了约 10 倍^[1]。科幻产业的繁盛，可以被视作当代中国文化消费的一个缩影。

作为中国科幻产业的重要一环，伴随着“科幻热”而流行开来的科幻网文，于 2021 年左右成为中国网络文学的五大品类之一^[2]，并且在平台机制、跨媒介叙事与创意经济的交织中，逐步构建起以 IP 开发为核心的文化产业链。以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代表的研究机构，连续多年对这一颇具活力的文艺现象给予关注，并在阶段性的年鉴或产业报告中对科幻网文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事实上，当

基金项目：四川网络文学发展研究中心 2025 年度科研项目“数字时代的新大众文艺研究”（WLWX-2025001）。

*通信作者：黄宇豪，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艺术生产与文化产业，科幻文化。hancy2001@foxmail.com。

今中国科幻网文的产业格局，离不开市场选择与政策导向的形塑，有其深层的文化生产逻辑。循此视角追踪中国科幻网文的发展轨迹，并锚定其当下状态，或许能敞开更为纵深与更具生长性的讨论空间。

一、走向“大众”的中国科幻网文

一般认为，科幻网文是当代网络文学的一种类型，以科幻为内容取向，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可以看作“科幻文艺类型的网络文学形态”^[3]，在科幻基因、网络性与本土性的交织中有着独特的文体意义^[4]。由于缺少明确的概念定义，学界目前对这一富于变化、与时俱进的文艺现象有不同的命名，如“网络科幻小说”“科幻网络文学”，甚至有对媒介与内容的不同侧重。因为互联网不仅是载体，本身也是与科幻紧密相关的话题。本文使用“科幻网文”一词，强调互联网作为科幻小说的传播媒介。以纸媒为主要传播渠道、以互联网为话题的科幻小说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中国科幻网文的基因深植于 20 与 21 世纪之交的互联网土壤中，具体作品的出现稍晚于其他网文类型。张慧瑜将《小兵传奇》（玄雨，2002）^①视作中国科幻网文的开山之作^[5]。它将“打怪升级刷装备”的游戏模式引入了网文创作，并首次系统性地融合了太空、机械、未来等科幻元素，从而奠定了其在科幻网文乃至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该作品问世后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在 2005 年“Google 搜索关键词中位

列第 3、百度搜索关键词上排名第 10，而且是唯一与文学有关入选词语”^[6]。鲍远福则将《寻找人类》（RAYSTORM，2002）认定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科幻网文，因为这部讲述非人类主角团寻找人类历史与自身存在价值的科幻小说，“先由现代出版社于 2002 年 10 月出版，后又陆续在‘起点中文网’和‘17K 小说网’等网站连载”^[3]，有着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的特点。也就是说，在《风姿物语》（罗森，1997）、《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痞子蔡，1998）等网文席卷各大网络论坛^[7]的三四年后，即中国网络文学草创阶段的末期，科幻网文便在大众视线外悄然萌发了。这里的大众视线，既指向网络文学外部的传统文学，又指向网络文学内部的言情、仙侠、玄幻等流行的网文类型。

2003 年至 2009 年期间，《师士传说》（方想，2006）、《末世狩猎者》（黑天魔神，2006）、《无限恐怖》（zhhtty，2007）等作品陆续出现，成为机甲流、末日流、无限流等细分题材的早期探索。这些细分题材基本可以归纳为外星文明、后人类等世纪之交中国科幻小说的代表性题材^[8]，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以《科幻世界》为代表的经典科幻杂志对早期科幻网文的影响。互联网的技术特性与行业内部的规范化进程，则推动科幻网文形成有别于传统纸质书刊的生产模式。一方面，互联网“去中心化”的效应，打破了传统出版业的资源垄断，使科幻创作从专业作家主导泛化为全民参与，大大降低了科幻小说的创作门槛。另一方面，VIP 付费阅读机制在各

①学界对《小兵传奇》的问世时间有不同的说法。张慧瑜认为其发布于 2003 年（参见张慧瑜《科幻题材网络文学与新的中国故事》，载《人民论坛》2023 年第 15 期）。张栋认为其开始创作于 2004 年〔参见张栋《想象的可能、方法与限度——网络科幻小说〈小兵传奇〉的启示》，载《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 期〕。邵燕君等则指出《小兵传奇》最早于 2002 年连载于鲜文学网，2003 年 4 月 14 日玄雨将其版权收回并选择在起点中文网首发（参见邵燕君、李强的专著《中国网络文学编年简史》）。本文采用邵燕君团队更具史料意义的观点。

大原创文学网站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创作者“为爱发电”的困境，为科幻网文构建起可持续的商业化路径。不过，当科幻网文的数量渐渐庞大之后，缺乏筛选的海量文本和逐渐强调阅读快感的创作导向，反倒让科幻网文的整体思想浓度有所稀释。

尽管生产模式已经初具雏形，可与其他网文类型类似，由于个人计算机的普及率有限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尚未完善，早期科幻网文的传播范围相对有限，主要依托于网络论坛、个人主页等相对小众且垂直的社群空间进行传播。这些平台的用户规模不大，多为高校学生、科技工作者和“技术宅”群体。像这样的高学历、高技术背景的网文读者群，在科幻的阅读偏好上倾向于具有严谨科技设定和深度思想实验的“硬核”科幻作品。然而，彼时的科幻网文创作尚处探索阶段，在科学逻辑的严密性和思想深度上难以企及传统科幻小说，在叙事吸引力和娱乐性上又不及同期发展更为成熟的玄幻、言情网文。因此，对这些网文读者来说，其阅读选择往往并非早期尚显稚拙的科幻网文，而是偏好设定更为完善、类型更为成熟的传统科幻小说或玄幻、言情网文。这种供需之间的微妙错位，使得传播渠道本就狭窄的早期科幻网文进一步被边缘化，未能进入更广阔的大众视野。

从2010年开始，随着个人计算机设备与网络接入成本的降低，以及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大规模普及，中国网络文学的传播范围迅速扩大，科幻网文也逐步渗透至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域市场。市场的下沉直接带来了读者结构的显著变化：原来高门槛、精英化的读者圈层，渐渐吸纳大量网文“小白”读者。这些在网文领域阅读经历较短、阅读量较少的读者，对“硬核”科

幻作品的阅读需求不高，而是更加青睐简单的故事节奏与即时的阅读快感。为了适应这种广泛且通俗的阅读偏好，创作者和网文平台对科幻网文的内容、风格等做出调整，推动了中国科幻网文走向大众的转型。

科幻网文的类型嫁接与题材创新，是这种转型的直接体现。经作家探索与市场引导，以《希灵帝国》（远瞳，2010）为代表的星际种田、以《重生之超级战舰》（彩虹之门，2013）为代表的未来战争、以《修真四万年》（卧牛真人，2015）为代表的科技修仙等融合式细分题材依次出现。除了这些广受关注的男频作品，女频网络文学也慢慢融入星际、末世等科幻元素，孕育出了《二零一三》（非天夜翔，2011）、《残次品》（Priest，2017）等作品。与玄幻、魔幻等其他网文类型以及冒险、升级、穿越等典型网文元素结合的科幻网文，逐渐形成强调主角成长线、高密度情节的创作趋势。这既让科幻网文突破小众壁垒，契合更多读者的阅读偏好，又模糊处理了科幻网文的类型特征，使其边界得到扩展。2018年以来，在元素融合、反套路、去类型化的网络文学“后类型化”时代^[9]，不仅既有的细分题材得到继承发展，而且《小蘑菇》（一十四洲，2019）、《赛博英雄传》（吾道长不孤，2020）、《我们生活在南京》（天瑞说符，2021）等更贴合时代特征的作品也进一步引领潮流。

转型的另一重要体现，是中国科幻网文借力创意经济，在2015年前后逐步嵌入泛娱乐的网络文学产业生态。起点、17K、晋江等网文平台，在继续通过月票、打赏、充值等形式完善付费阅读制度的同时，与创作者合作跨媒介改编，挖掘科幻网文IP的商业潜能。例如，2020年6月前，《吞噬星空》（我吃西红柿，2010）、《二零

一三》、《异常生物见闻录》（远瞳，2014）等畅销作品，便已经开展了有声小说、实体书出版、网络漫画、网络动画、手机游戏等多种形式的改编尝试^[10]。来自产业链中下游的改编需求，也倒逼科幻网文的创作强化场景描绘与世界观构建，弱化“硬核”的科技设定与思想实验。影视、动漫等中下游产业对优质内容的持续需求，也使得科幻网文的创作重心，逐渐从强调技术想象的合理性与思想实验的深度，转向更适配可视化开发的宏大场景描写与世界观建构。受制于核心读者的规模与优质作品的数量，科幻网文的改编机会在一开始远不及玄幻、魔幻等更为流行的网文类型。而这种情形在 2022 年以来得到改变，由科幻网文改编的动画、影视剧常出现在各大视频平台的影视年度片单中。

二、何以主流：网文与现实的科技经验

纵观这段发展史，经过短短 20 余年的技术迭代、文学自律与产业协同发展，中国科幻网文逐渐转变为一种大众化的文化产品。而在小说《三体》《北京折叠》及电影《流浪地球》系列等“出圈”作品，以及平台资本、权威奖项、文艺组织等多方社会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科幻网文从 2017 年前后开始加速跻身主流文化的领域。仅就其这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至少还有两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作为中国科幻文学领域的重要风向标，中国科幻银河奖和华语科幻星云奖两大权威奖项近年都将科幻网文纳入评审范围。中国科幻银河奖在 2017 年增设了“最佳科幻网络文学

奖”^①，彩虹之门的《重生之超级战舰》成为这一奖项的第一部获奖作品。之后，《死在火星上》（天瑞说符，2018）、《天才俱乐部》（城城与蝉，2023）等 7 部作品也相继获得这一荣誉。此外，《残次品》与《泰坦无人声》（天瑞说符，2019）等科幻网文的实体书，也先后夺得中国科幻银河奖于 2016 年增设的“最佳原创图书奖”。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6 年起，中国科幻银河奖还与以阅文集团为代表的网文 IP 运营商建立战略合作，这些网文 IP 运营商持续为该奖提供资金赞助与冠名支持。华语科幻星云奖早在 2012 年便尝试设立“最佳网络原创科幻作品奖”，首届金奖由《烤肉自助星》（梁清散，2012）获得，首届银奖则由《冒牌大英雄》（七十二编，2007）等 4 部作品共同获得，但该奖项翌年便被取消。直至 2021 年，科幻网文才重新进入华语科幻星云奖的评审视野：《小蘑菇》和《开端》（祈祷君，2019）分别于 2021 年、2022 年拿下“最佳长篇小说奖·银奖”，天瑞说符的《我们生活在南京》更是在 2023 年摘取“最佳长篇小说奖·金奖”。从设置专项奖到取消，再到以非专项奖的方式将其重新纳入评审范围，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科幻网文获得主流认可所历经的曲折路径，也反映出传统科幻文学评价体系面对科幻网文这一新兴形态时所作出的回应与动态调适。总而言之，无论是通过调整奖项赋予科幻网文以认可，还是联动网文平台及其背后的 IP 运营商进行资源整合，均表明中国科幻领域的权威奖项近年对科幻网文的重视与肯定。

其二，在“科幻热”不断升温的背景下，

^① 2017 年，第 28 届中国科幻银河奖首次设置“最佳网络文学奖”。后来该奖项的名称屡次出现变化，第 32、33 届均为“最佳科幻网络小说奖”，第 34 届为“最佳网络文学奖”，第 35 届又为“最佳科幻网络文学奖”。本文使用最为新近的“最佳网络科幻文学奖”一称。

主流文艺界与科技界也向科幻网文展现出积极的接纳姿态。以中国作家协会为例，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自2020年1月起将“科技科幻主题”^①纳入年度“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选题指南暨重点作品扶持征集通知”；自2023年6月起启动“阅评计划”，先后围绕《砸锅卖铁去上学》（红刺北，2022）、《一路奔北》（人间需要情绪稳定，2023）等一批科幻网文开展作品研讨会。与此同时，许多科幻网文作家、作品陆续被列入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②、中国小说协会“中国好小说”等榜单中，更有创作者摘获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另外，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在2021年与阅文集团联合发起“科幻梦想启航计划”，通过征文比赛、书单推广、IP培育等形式，支持科幻网文的创作与推广。这些肯定与扶持，说明官方正试图把科幻网文纳入体制化轨道，并通过顶层设计对其文化生产进行有序的引导与规划。

如此说来，中国科幻网文在近几年加速发展成一种颇为流行的文化产品，显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科幻网文产业内部的偶然事件，至少不能将其当作科幻网文在创作层面的自发性生长。毕竟，如果仅仅依靠创作者的探索和平台的孵化，科幻网文也许难以进入主流文化的视野，更别说获得权威奖项、得到主流文艺界与科技界的明确支持。那么，除了与“科幻热”这一宏观现象的同频共振，还存在什么更深层的因素，在背后推动着前述事实的发生？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对科幻网文核心特征的讨论。区别于更多依赖情感驱动的玄幻、言情等其他网文类型，科幻网文是一种由现实驱动网文类型，因为其世界观构建和情节推进，往往扎根于有着现实基础的科技想象。尤其是近几年的科幻网文，在进行元素融合、注重阅读快感的同时，大多保持了对现实的科技经验的深度介入。部分作品积极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拓展了中国科技现实的时空维度。例如，《筑梦太空》（飘荡墨尔本，2023）在呈现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畅想了太空探索和星际移民的未来图景。而有些作品则聚焦技术伦理与人性之间的张力，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对科技风险的集体焦虑。例如，《故障乌托邦》（狐尾的笔，2023）以赛博朋克世界的阶级分化，隐喻技术霸权可能引发的人性扭曲与社会撕裂。另外，科幻网文的媒介特性催生其即时且在线的读者互动方式。在《学霸的黑科技系统》（晨星LL，2018）、《我们生活在南京》等作品的评论区，常常可以见到“技术发烧友”读者解说作品中涉及的科学原理与技术细节。这种高黏性、知识导向的社群互动，让科幻网文与现实的科技经验产生了更多面向的关联，成为公众参与科技想象的一种新媒介实践。

此处的关键在于，科幻不应该被认为只是一种网文类型或一种亚文化形态，而应该被理解成一个对现实和可能性进行接续与整合的中介者——在现代社会中，科幻将沟通前沿科技专业

① 2021年，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首次将“科技创新和科幻主题”纳入本年度“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选题指南暨重点作品扶持征集通知”，2024年该主题名称改为“科技科幻主题”。本文使用最为新近的“科技科幻主题”一称。

② 2015年7月，全国网络文学重点园地工作联席会议首次主办“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2015年第一、二季度）；2016年1月起，该榜单改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办；2018年5月起，该榜单又改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办；2020年9月，该榜单更名为“中国网络文学排行榜”；2021年9月，该榜单又更名为“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本文使用最新的“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一称。

议题与大众认知、融汇历史经验与当下际遇的任务揽入怀中。通过它的整体性、跨界性与公共性，我们得以感知并把握我们置身其中的日常世界。诚如李静所言，当代中国科幻“处于沟通多个场域的‘非同寻常的社会位置’，仍然是时代所选择的‘应用文’”^[11]。或许正因如此，一些网络文学研究报告多次提到科幻网文的现实关照与包容特质：“科幻题材作品虽以幻想涂抹外壳，其精神内核却由科学理性构筑，与现实题材小说同根同源”^[12]，“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网络科幻文学，以巧妙独特的世界观和天马行空的脑洞设定，将求新求变的中国精神和文化融入全球娱乐文化语境”^[13]……在这个意义上，科幻网文中的“科幻”，就暂时成为一个具有弹性和开放性的标签。它使来自现实中各种活生生的科技经验，以娱乐化的方式在网文中变得可见、可触、可被理解，并最终在读者那转化为更强烈的好奇心、更丰富的想象力与更坚定的科技自信。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助推中国科幻网文跻身主流的根本因素，正源于其与当代中国科技文明、现实境况日益紧密的内在联结。换言之，凭借区别于西方科幻的在地性叙事策略，科幻网文成为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审美回应，成为书写“中国故事”的意识形态载体。在《第一序列》（会说话的肘子，2018）、《因何死于兰若寺》（给大家讲一下事情的经过，2023）、《黄昏分界》（黑山老鬼，2023）等作品中，卫星系统、航天工程等工业符号，与怪谈、历史意象等传统文化元素彼此呼应。这呈现了大国工业体系所塑造的理解科技的方式，以及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过程中被激活的共同记忆与文化基因。于是，读者、网文平台、主流文艺界与科技界、中

国科幻领域的权威奖项等多方力量，都必然也必须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介入、阐释这一处于科幻、网络文学与现实三者交汇处的文艺现象。也正是在这些错综交织的话语之中，中国科幻网文得以找到安放自身的现代性使命与历史意义的支点。

三、中国科幻网文的“文化工业”及其“暗面”

2022 年以来，得益于多方社会力量的加持，中国科幻网文在产业层面已经形成“创作-改编-衍生”的全链路开发模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新大众文艺形态。首先，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作品口碑，科幻网文都在中国网络文学全部品类中具有突出表现。根据阅文集团的统计数据，“截至 2024 年 6 月，共新增^①科幻网文 47014 本，累计创作总字数达 50 亿 3138 万；截至 2024 年 8 月 10 日，起点读书十万均订作品累计达 20 部，其中科幻网文占比 50%”^[14]。同样，在起点的女频领域，“2024 年科幻题材同比增速达 38.5%，该增速在所有题材中位居第 2 位”^[15]。其次，与日俱增的社会关注度与市场需求量，推动《第一序列》、《从红月开始》（黑山老鬼，2020）等越来越多的优质作品在动漫、影视等跨媒介改编中寻得有效路径，充分释放 IP 的商业价值。最后，《诡秘之主》、《道诡异仙》（狐尾的笔，2021）等作品在“谷子”（goods）经济以及同人小说、同人画作、角色扮演（Costume Play，即 Cosplay）等粉丝“二创”（re-creation）方面也展现出强大的衍生能力，进一步拓展了科幻网文的影响维度。

对于这样一种产业生态，“文化工业”也许是较为妥帖的描摹。就字面意思来说，文化工业

①这里指相较于《中国科幻网络文学白皮书（2022）》统计数据的新增。

强调中国科幻网文的文学生产是一个系统化的组织过程，技术与规范渗入了创意、作品、IP 改编与再创作的方方面面。目前，传统“创作-出版”模式下的科幻小说产业，不仅重心仍集中于上游的实体书出版领域，缺乏中、下游商业转换的渠道，而且 IP 运营偏向于影视大制作，作品交付与投资回报常常受制于技术缺口。毕竟，考虑到当今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发展情况，电影《流浪地球》系列的成功只能算极少数事件。与之相比，科幻网文产业则形成了具有可循环性的链条闭环，上、中、下游的资源配置更均衡、合理，各环节的生产及其之间的联动也更轻量化。正如倪湛舸极具启发性的判断，中国科幻网文有着“内在于中国数字经济体系的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接受的一整套机制”，在未来“很可能成为中国数字经济软实力的象征”^[16]。

当然，使用“文化工业”（Kulturindustrie）这一概念，不可避免地会从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出发，对科幻网文产业可能出现的“暗面”进行批评：为了迎合市场需求，部分科幻网文逐渐偏离“后类型化”的轨道，出现过度依赖快感体验的倾向。需要指出，本文谈及阅读快感时，并不希望带入精英式的批判视角，因为科幻网文作为一种兼具商业性与娱乐性的文学形式，“归根到底是要给读者提供基本的阅读快感”^[17]。不过，部分作品，尤其是一些改编而来的网络动画，几乎将创作的自主性让步于 IP 运营的资本逻辑。它们削弱了对科技的人文反思，甚至忽略了原著中既有的现实关照，反而一味追求视听上的感官刺激。例如，自 2020 年起在腾讯视频上连载的动画《吞噬星空》，以炫技的方式对人物建模、战斗特效反复呈现。在这些高度符号化的作品中，“观众完全不需要任何思考，产品已经指定

了每一个反应”^[18]。这种标准化的文化生产，虽然满足了观众的感官体验，但淡化了叙事的张力与深度，将科幻网文及其改编作品完全转换为批量生产的同质化商品，恐怕会导致产业内部的价值损耗。

类似的情形其实早已在美国科幻产业的历史中上演。20 世纪中后期，依托文化高位和产业主导地位，美国建立起辐射全球的科幻产业，既垄断了创意人才、生产标准和制作流程，又积累了海量的配套资源库。然而，这种产业霸权在确保市场占有率的同时，也给自我僵化的结构性危机埋下伏笔。由于过度商业化，美国的科幻产业在近 20 年来，一边流于媚俗（kitsch），一边被迫嵌入文化多元主义的框架中，较少产出（至少对中国市场）较有新意的作品。例如《变形金刚》（*Transformers*）、《复仇者联盟》（*The Avengers*）、《超人》（*Superman*）等系列电影，往往采用“续集”与“翻拍”模式，以保障基本市场收益，反映出其创意疲劳与路径依赖的困境。

一个颇为有趣的事件是，2020 年底，美国科幻产业巨头迪士尼与阅文集团合作，共同推出了科幻网文《星球大战：白银誓约》（国王陛下，2020）。这部作品采用轻松明快的语言表达，将原力、光剑等“星球大战”元素与八卦、神兽等中国传统元素放置在一起，试图为“星球大战”IP 开辟中国市场，并吸纳更广泛的粉丝群体。一些产业研究者偏向于将其视作 IP “跨界联动”的成功案例。可问题在于，它远没有达到预期的阅读量与传播效果，甚至因为剧情的冗长乏味被一些读者调侃为“现实魔幻主义闹剧”。从某种角度来看，与其说这部作品是中国科幻网文走向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如说它是美国科幻产业在意识到自身的结构性危机之后，为寻求突破

而进行的一次尝试——只不过这次尝试是以失败告终的。

置身于这种潜在的“暗面”下，中国的科幻网文产业如何避免上述困境的出现，便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在最为根本的文本创作上，通过近年来的一些作品，我们可以初步预见两种可能的突破点。第一种是以《小蘑菇》《诡秘之主》为代表的类型融合，它们延续科幻网文一贯的包容特质与创新能力，拓展了另类想象与叙事可能的空间。更值得推崇的另一种，是以《赛博英雄传》《我们生活在南京》为代表的“以黄金年代的朝气来面对后现代的状况”^[19]，它们一边积极拥抱网文的套路与模板，一边自觉打捞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习以为常却又一知半解的科技经验，重新定义中国当下和未来的科技语境。在产业链的延伸上，虽然文化产品天然具有商品属性，难以从效益优先的资本逻辑中得到豁免，但任何文艺实践，无论是否以成为经典为目标，都能够也应该保持相对自主的抗争。而作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形态，科幻网文及其改编产品（特别是当前颇为流行的网络动画与网络游戏）的抗争，需要创作者对设定、剧情、精神内核秉持长

期主义的艺术坚守，更需要多方社会力量展开合作，打破流量至上的单一评价标准，构建多元、客观的作品评估体系。

四、结语

从边缘叙事到文化工业，中国科幻网文的发展已经过去 20 余年。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或为星际武斗拍案叫绝，或因末日温情潸然泪下……我们被作品唤起的种种快感与触动，也许只是文化工业生产逻辑下被精心调配的产物，可这些体验并不因为被操纵而不真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理解我们为何喜爱，又是谁制造了我们的喜爱。大约 30 年前，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在梳理大众文化与文化理论之间的批判性关系时，曾说：“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先锋知识分子——都应当将自己视为文化的积极参与者。我们要通过选择、拒绝、制造意义、分配价值、抵抗，以及被蒙蔽、被控制等种种方式投入文化。”^[20]就中国科幻网文的产业化而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资本的洪流中释放文化主体的回响。哪怕只是一次为消磨时间而进行的浏览，也与数字时代的科技经验之间，产生了各种意义上的碰撞。

参考文献

- [1]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重磅发布！2025 中国科幻产业报告 [EB/OL]. (2025-03-28) [2025-05-22]. <https://www.kpcswa.org.cn/web/press/news/032V3432025.html>.
- [2] 陈定家, 汤俏, 杪樱, 等. 2021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 [EB/OL]. (2022-04-07) [2025-05-22]. https://www.cssn.cn/wx/xslh/202212/t20221231_5576959.shtml.
- [3] 鲍远福. 网络科幻小说二十年：定义、历史与类型 [J]. 网络文学研究, 2022(2): 51-69.
- [4] 付慧青, 禹建湘. 作为跨界的符号：论中国网络科幻小说的文体意义 [J]. 云南社会科学, 2025(5): 178-188.
- [5] 张慧瑜. 科幻题材网络文学与新的中国故事 [J]. 人民论坛, 2023(15): 106-109.
- [6] 汤哲声. 边缘耀眼：中国通俗小说 60 年 [J]. 文艺争鸣, 2011(9): 59-83.
- [7] 吉云飞. 制作起源：中国网络文学的五种起源叙事 [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21(2): 139-160.
- [8] 吴岩. 20 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 [9] 李玮. 从类型化到“后类型化”——论近年中国网络文学创作的新变（2018—2022）[J]. 文艺研究, 2023(7): 85-96.

- [10] 刘媛, 吴思芸. 2015—2020 中国网络科幻文学发展报告 [M]// 王挺, 王大鹏. 中国科幻发展报告 (2015—2020).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1.
- [11] 李静. 赛先生在当代: 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 [M]. 北京: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24.
- [12] 陈定家, 汤俏, 杪樛, 等. 2022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 [EB/OL]. (2023-04-11) [2025-05-22]. https://www.cssn.cn/wx/wx_xlzx/202304/t20230411_5619321.shtml.
- [13] 陈定家, 汤俏, 高寒凝, 等. 2023 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 [EB/OL]. (2024-02-26) [2025-05-22]. https://www.cssn.cn/wx/wx_ttxw/202402/t20240226_5734785.shtml.
- [14] 科幻世界, 四川大学中国科幻研究院. 中国科幻网文白皮书 (2023—2024) [EB/OL]. (2024-09-28) [2025-05-22]. <https://mp.weixin.qq.com/s/RW2AcN7VQHluokxvuzMwAg>.
- [15] 祝晓风, 陈定家, 汤俏, 等. 2024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 [EB/OL]. (2025-05-13) [2025-05-22]. https://www.cssn.cn/wx/tbch/202505/t20250513_5873701.shtml.
- [16] 姜振宇, 等. 网络科幻四人谈 [EB/OL]. (2023-10-03) [2025-05-22]. <https://mp.weixin.qq.com/s/HZg3V9N5mBeXQHWQIWRiqA>.
- [17] 猫腻, 邵燕君. 以“爽文”写“情怀”——专访著名网络文学作家猫腻 [J]. 南方文坛, 2015(5): 92-96.
- [18] 特奥多·阿多尔诺. 阿多尔诺基础读本 [M]. 夏凡, 编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 [19] 姜振宇. 科幻是一种类型吗? ——“第二世界”的基因漂变与文化新创 [J].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 2022(1): 42-46.
- [20] 约翰·斯道雷. 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 [M]. 常江, 田浩,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编辑 / 齐 钰)

From Marginal Narratives to Cultural Industry: The Industrial Leap and Hidden Concerns of Chinese Sci-Fi Online Literature

Huang Yuha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sci-fi industry has shown strong developmental momentum. As a vital component of this industry, sci-fi online literature, which emerged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marginalized subgenre into a mainstream cultural product following over 20 years of technological iteration, literary self-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synergy.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into mainstream culture, by virtue of their deep engagement with real-world techno-scientific experiences, sci-fi online literature is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as an aesthetic response to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an ideological vehicle for narrating "Chinese Stories". Recently, bolstered by multiple social forces, an industrial chain encompassing the "creation, adaptation, and derivative works" of Chinese sci-fi online literature has taken shape, emerging as a significant sector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sumption. This not only represents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actice of its cultural production but also foreshadows crises lurking within the industry.

Keywords: Chinese Sci-Fi; online literature; cultural industry; new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s

CLC Numbers: I207.42; G124 **Document Code:** A **DOI:** 10.19957/j.cnki.kpczpl.2025.04.010